

土产冬季运动

□魏青锋

北京冬奥会正在进行,我所在的公司也在筹划着开展冬奥知识竞赛,为冬奥会加油助威。我们部门的任务是搜集竞赛题,我不断从电脑资料库里复制粘贴,慢慢地,记忆里儿时那些乡土味十足的冰雪运动也复制粘贴到我的眼前……

我老家那时的冬天异常寒冷,村南的涝池早早结了冰,透过岸边取水的冰窟窿,可以看到一尺多厚的冰碴。每天放学后,书包往岸上一扔,大伙欢呼雀跃地涌到冰面上。那时哪有冰刀冰鞋等运动装备,我们就穿着棉布鞋在冰面上溜,看谁溜得快、溜得远。才开始,强子的塑料鞋底最有优势,不用助跑就可以轻松滑到涝池中间,我们的布鞋底只能勉强一小截一小截地往前滑动。过会儿,我们的湿鞋底冻成冰,也能滑出老远,可速度仍然赶不上强子。洋洋得意的强子挥动着双手,招摇地在冰面上扭来扭去,一不小心,滑进了岸边的冰窟窿,所幸水浅,半截裤管湿漉漉的强子冻得瑟瑟发抖。

最难忘的是冰上陀螺。在冰面上陀螺要比地面转动快,而且更稳当,还无须太用力抽打。可抽陀螺要掌握技巧,特别是启动时,长鞭绳一圈一圈缠着陀螺的圆柱体,右手捏紧鞭杆抽动鞭子,左手迅疾地把陀螺放到冰面上,陀螺欢快地在晶莹的冰面上跳动着,随后飞速旋转起来。隔会儿它速度慢下来,我们再扬起皮鞭轻轻抽打,趋于平缓的陀螺又焕发了活力。有时掌握了技巧,陀螺就会被皮鞭甩出去,若用力不均匀,身体也会失去平衡,人就会结结实实

摔倒在冰面上。那时我们比赛,几个陀螺同时在冰面上旋转,看谁转的时间最长,如果输了就会很惨,第二天上学放学都要帮着大家背书包。

雪是冬天的常客,洁白无瑕的雪花翩翩飞舞,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。瑞雪兆丰年,大人们笑得合不拢嘴,比他们还高兴的是我们这些小不点,如同出笼的小鸟,飞跑到雪地里写大字、捉迷藏、滚雪球……

最好玩的就是滑雪了,找一处落差大一点的斜坡,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坡上往下滑,才开始是蹲着,最后干脆都坐着滑,哧溜一声就滑到了坡底。前边的还没站起来,后面跟着就滑下来,顷刻撞得人仰马翻,也没人喊疼,爬起来又争先恐后往高处爬。不一会儿,棉裤就浸湿了一大片,有人就想办法垫块砖头或木板在屁股下面,更有甚者从家里偷出小板凳反骑着就呼啸着下来了。伙伴们相跟着一起滑叫开火车,呼啦啦一队人马从坡顶上开下来,嬉闹声一片、尖叫声一片,沿途不断有人摔倒,甚至掉到坎下的积雪里,等滑到坡底,只剩余孤零零的几个人。

打雪仗也很有意思,用“石头剪刀布”分出两个战队,战斗很快打响。村巷间、田野里你追我赶、雪团纷飞,“冲啊、冲啊”的呼喊声此起彼伏。女孩子胆小不参加战斗,就在边上堆起了雪人,就地取材,鹅卵石做眼睛、干树枝做手臂,远远看着还真有模有样……

如今生活在冬天几乎不见冰雪的城市,我此时想念儿时故乡的冬天,那些乡土味十足的冬季运动,充满了激情和欢乐,也最让人难以忘怀。



炒货

□周祖斌

寒风起,炒货香。春节前后,看到街头炒货店生意火爆,我又想起了儿时过年炒年货的情景。

记忆中,儿时过年,家里总会把炒年货、蒸糕和做酒酿当成大事来办,孩子们最盼望的当然是炒年货。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一过,春节就在眼前了。孩子们便伸长脖子,只等着哪天天气晴好,家里可以开炒年货了。然而,一般不到除夕前一两天,大人是不会开炒年货的。为什么呢?说到底还是因为穷,年货本身炒得不多。如果炒得早了,小孩子贪吃,等到过年时,炒货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
父母分工明确,母亲上灶翻炒,父亲在灶膛生火。炒货时铁锅里要放入细沙,拌在沙里的长生果、蚕豆等受热均匀,不容易炒焦。同样也可用盐炒,但用盐炒代价大,一般人家舍不得。

母亲先把头年用过的河沙倒进锅内,几经翻炒,待沙子发烫的时候,再倒入长生果,然后母亲上下左右一铲铲地不停翻炒。炒的时候人都是站着的,虽手酸腰疼背痛也不会停歇,否则,所炒之物受热不均匀,有的会熟过了头、有的会夹生。

炒年货时烧火有讲究,一般用树柴、棉花秆等硬柴生火,火大了要压一压,否则容易炒焦;火小了要挑一挑,否则熟得慢。总之,生火人要听炒货人指挥,及时控制好火候。

二十多分钟后,长生果熟后爆裂的声音传出,“劈啪”声由稀落变得密集,诱人的香味散发出来。不等大人吩咐,我们就会早早地把准备好的竹篮子递到母亲手中,让她将炒熟的长生果从锅中盛出来,放进竹篮里筛去沙子。

那时长生果虽然是自家田地长的,但价格贵,大人舍不得多炒。相对而言,年货中蚕豆和山芋干炒得更多些。

母亲炒蚕豆有诀窍,她炒出来的蚕豆特别好吃。炒蚕豆前,母亲先要将蚕豆用水浸泡一天时间,然后再晒个半干。这样的蚕豆炒时会爆裂开表皮,吃在嘴里又香又酥脆,不像有些人家炒的蚕豆硬硬的硌牙。山芋干家家户户都要炒,那也是大人孩子的最爱。秋收时家里堆满了新挖的山芋,母亲将部分山芋切成片,用开水余过,摊放在帘子上晒干。山芋干既可以过年炒年货,也可以平时当主食吃。用沙炒出来的山芋干,既香又甜,那酥脆的味道,用家乡人的话来形容,真是打着巴掌也不放,吃了还想吃。

炒好的长生果、蚕豆、山芋干等冷却后,家里都会将其掺和在一起,然后放进小陶缸内,用草蒲盖盖好防潮。为什么要掺在一起?那是因为长生果好吃,不放在一起,用不了几天孩子们就会先把长生果消灭光。子女多的人家,往往要炒上三四缸的炒货,才能让孩子们新年里一直有得吃,还要用来招待客人。

炒货这种老少皆宜的食物,亦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,有文字记载的就有数千年之久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,炒货业便开始萌芽,至宋代,炒货业已蓬勃发展。在《本草纲目》《红楼梦》等古籍、文学作品中,关于炒货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……从帝王将相到平头百姓,炒货可谓是“雅俗共赏”。

现在,自己动手炒年货的过年习俗慢慢消失了,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。但在我们这代人心里,父母炒年货的老味道却历久弥新,依然停留在齿间。



儿时元宵

□郑学富

每至元宵佳节,各地灯展流光溢彩、绚丽多姿。可是在我记忆深处,儿时的萝卜灯和田野里的火把仍然那么有趣味,那么令我难以忘怀。

在20世纪60年代,我们老家那里很少见到花灯,一般制作面灯、萝卜灯欢度元宵节。好一点的萝卜还要吃,只能选那些糠心的萝卜来做灯。母亲选一个不能吃的萝卜,把底部削得平平坦坦的,在上面剜出一个小坑,小坑倒上煤油或猪油,用棉线搓成灯捻子,缠在秫秸匹子上插进小坑里,点着灯芯,一个萝卜灯就算做成了。等天黑后,母亲拿着萝卜灯在屋里屋外、床上床下,尤其是昏处,都要照一照,一边照一边念叨:“正月十五照一照,蝎子虫蜒都上吊。金灯银灯,蝎子虫蜒灭干净,保我全家得安宁。”母亲又在我的脸上照来照去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正月十五照一照,眼明耳聪鼻口好。辣萝卜灯、甜萝卜灯,众神保佑不生病。”这是祈求子女们驱除五官疾病。看来制作萝卜灯,不仅是为了观赏、娱乐,更重要的是为了一种祭祀、驱虫除邪的仪式。

俗话说“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”。这是一种天气前后对应的关系,是老百姓几千年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,特别准确。那个时候的天气不像现在这么暖和,儿时的元宵节有时雪下得特别大。记得有一年元宵节,大雪纷飞,不一会儿广袤的

大地、村庄便笼罩在大雪之中,银装素裹。等母亲照完后,萝卜灯就给我拿出去玩。我和小伙伴们手端着灯,来到生产队的场屋里、打麦场上、田野里,在雪地里点灯玩耍,比看谁的灯做得好看。我们奔跑着、嬉闹着,雪水把鞋子浸湿了,脸和手冻得红红的,这都全然不顾了。比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哥哥们则拿着秃了头的笤帚,用木棍绑上麦草、芦苇秆扎成火把,点着后在空中舞着,或者胳膊甩几圈用力扔向空中,一边扔一边喊:“柴火把,琉璃灯,一棵秫秸打半升。柴火把空中抛,打下的粮食吃不了。柴火把亮又明,田间害虫全灭净。”据说,上古时代,民众于夜晚在乡间田野手持火把游行、跳舞,是为了驱赶虫兽、减少虫害,希望有个好收成。还有的说火把抛得越高,燃得越亮,天神越容易看见;元宵的火把火色偏红预兆旱,火色偏白预兆涝……

夜深了,风越刮越大,卷着鹅毛一样的雪花飘飘洒洒,给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。火把借着风势,燃烧得更旺、更红、更亮,满田野的火把,伴随着满田野的欢笑声、嬉闹声,异常壮观热闹。这时,人越聚越多,火把也越聚越多。大家就比谁抛得更高、谁舞得更快,好像一条条火龙在夜空中飞舞。飞舞的火把和闪烁的萝卜灯,映衬着漫天飞舞的雪花,把乡村的夜空装扮得自有特别的光彩。